

《诗经》里的时令菜

李开周

水芹、白蒿图片
由张贵宝摄

《诗经》提到的动植物比较多，天上飞的地上走的，土里长的水里长的，在这本诗歌集子里俯拾皆是。我做了个粗略统计，《诗经》300多篇诗歌当中，提到植物的将近一半，提到动物的则占了一半还要多。所以古人说，小孩子读读《诗经》，能够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，这话不假。

《诗经》里面的植物有150多种，其中一小部分是蔬菜，蔬菜当中的一小部分又是这个季节的时令菜。

第一种时令菜：水芹。

《诗经·鲁颂》有一首《泮水》，开头唱道：“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芹。”意思是想起泮河很愉快，走到水边摘芹菜。这个“薄采其芹”的“芹”，当然是芹菜，但它不是膀大腰圆的西芹，而是身材苗条的水芹。西芹是从国外引进的，水芹则是土生土长的“原住民”。这两种芹菜的区别您是知道的：西芹粗大，汁多，脆，没丝儿，不塞牙；水芹细长，叶多，如果烹调不得法，吃起来就会感到丝丝缕缕的，好像藏了很多纤维那样子。夸张的说法是，吃一棵水芹，能拉出一根绳子。所以西芹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热炒，而水芹凉拌和热炒都不适宜，最好换成其他烹调方式。我老家在豫东平原，我们那儿吃西芹，菜叶和茎秆各有一样吃法：菜叶洗净，切碎，留点儿水分，拌少量面粉或者馒头渣儿，加盐拌匀，上锅蒸，出锅后甜香满屋，浇小磨香油吃，鲜得很。而水芹的茎秆，需要搁石臼里捣成泥，挖出来，浇点儿蒜汁。这道菜现在叫“芹菜泥”，在春秋战国，则叫“芹齑”。“齑”的本意就是把蔬菜捣成泥（后来演变成腌菜），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进食方式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豫东人吃水芹茎秆的方法大有古风。芹菜泥或者芹齑的样子不太雅观，如果以“色香味俱全”作为一道好菜的评价标准，那么对不起，它必然落选。但我个人的看法是，别以貌取食，好吃的东西未必好看，好看的东西未必好吃，您说是吧？



蒲公英

诗/摄 张广闻

它开花
撑开一把把小伞
从春持续到了秋
那么长的花期
那么多的风风雨雨
永远也遮蔽不完
该落的落
该飘散的飘散
它轻轻吐纳
清苦的香
漫过一山又一山
与踏青的人群
握手言欢

第二种时令菜：枸杞。

这枸杞，不是北方滋补画面里常见的、甜甜的、据说能补肾壮阳的那种小红豆，那是枸杞的果实，我现在要说的是枸杞的叶子。枸杞叶子，上圆小尖，叶片微厚，像小羊羔的耳朵。枸杞叶长大了是

不能吃的，太苦，清明节前后发出的嫩叶却很好吃。我们豫东平原管枸杞嫩叶叫“甜甜芽儿”，吃法很简单：光摘叶片，别留叶柄，淘净了，沸水里焯两分钟，捞出来，控半干，用香油和醋调味着吃。这道菜清热去火，效果非常明显，小孩子长口

疮，吃上一顿，必好无疑。《诗经·小雅》有篇《杕杜》：“彼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”来到高高的北山上，大家一起采枸杞。诗人采的应该不是枸杞果，而是甜甜芽儿，因为这篇《杕杜》作于四月，四月里吃甜甜芽儿刚刚好，离枸杞果成熟还早着呢。

第三种时令菜：白蒿。

“蒿”分很多种，譬如豫东平原，生长有茼蒿、白蒿、臭蒿，还有一种“马尾巴蒿”。茼蒿能吃，是长江以北大小饭馆做蒸菜的首选；白蒿也能吃，但大多是野生的，不见人工种植，它在中药里叫“茵陈”，清热解毒，清肝明目，药效跟甜甜芽儿有一比。在我们豫东，管茵陈叫“蒿蒿棵儿”，故意把“蒿”弄成叠音词，是一种爱称。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”一群小鹿呦呦叫，在那野地吃白蒿，我有一帮好客人，品德高尚又显耀。诗里的“蒿”没明言是哪种蒿，可能是茼蒿、白蒿，也可能是臭蒿、马尾巴蒿，但我认定是白蒿。因为臭蒿的味道极难闻，牲畜是不吃；马尾巴蒿以马尾巴为名，马却不吃它，羊也不吃，小鹿不吃我不知道，猜测起来，应该也不吃；茼蒿跟西芹一样，是外来品种，有《诗经》的年月，它还没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呢。所以这里的“蒿”，很可能



第四种时令菜：蒲公英。

有句成语叫“首如飞蓬”，出自《诗经·卫风》，原句是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”以女子的口吻写出，意思是自从情哥哥走了之后，她就没心思梳洗打扮了，头发乱得就像蒲公英开了花一样。蒲公英在我们豫东叫“黄妙苔”，在这个季节黄妙苔还没开花，叶片还很嫩，是素菜当中的极品。怎么吃呢？只有一种做法：用滚水焯，然后控水，浇醋撒盐，香油凉拌。这道菜略微有一点苦，但主要是香，非常浓烈的清香。

纪实

他举老居里夫妇和自己的例子说：“事实证明，这样的结合，有非常美满的结果。亲爱的钱先生，尊敬的何小姐，我和伊莲娜共祝你们的美满结合，将来在科学事业中开花结果。”

这话果然应验了，钱三强和何泽慧在法国一起发现了原子核的“三分裂”和“四分裂”现象，而“四分裂”则是何泽慧最先发现的。法国科学院因此授予钱三强珍贵的“亨利·德巴维”奖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。人们更将何泽慧称为“中国居里夫人”。她取得的成果让中国人的心大振，尤其是让那些希望进入科学殿堂的女孩子坚定了信念。

当年，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情书，可能是世上最

精炼、最简短的情书了，可是两颗真诚的，知你、知我的心在交流时，任何华丽的辞藻都会显得苍白和多余。

有的人情书很长很长，可是爱情却很短很短；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情书很短很短，可是他们的爱情却很长很长。

香远益清

1948年，何泽慧和钱三强一起回到了祖国，这是她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啊！可祖国的贫穷和衰弱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。北平，许多胡同还是土路，“刮风漫天土，下雨一街泥”。路边慢悠悠的骆驼和面黄肌瘦的乞丐，证明着古都的落后与贫困。何泽慧在北平研究院原子能所工作，那是名气响当当的研究所，却穷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91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■ 北岳文艺出版社

91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连载